

我们曾经年轻

作者：董丰

(上接2023年10月13日第B4版)

探亲

我滞留北京治病，黄疸不退，身体乏力，每天都要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去西单附近的医疗站静脉注射。打针吃药见效很慢，黄疸指数高居不下。轻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孙浦泉老师教的是政治课，而自己不是党员，感到没有发展前途。他希望离开教职，用祖传的中医知识转行做医生。他每周日到家里为我号脉开药方，妈妈就骑车去前门同仁堂给我抓药。其间姐姐也得肝炎回北京治疗，妈妈上班的同时要照顾我们两个病号。可是妈妈一点都没有烦恼抱怨，那是我们姐妹三人能够和母亲共同生活的可贵时日。在孙老师的精心治疗下，我的转氨酶和黄疸指数终于在秋天趋于正常。我们给轻院领导写信感谢孙老师治病救人，帮助他最后实现了转行做医生的愿望。

杨百揆从罗庄回北京时到家里看望姐姐。他说在知青中的招工要开始了，建议我转到山西插队，将来招工离姐姐近一些。我当时还没有要离开牧区的想法，因为毕竟是自己选择的道路，不想被人认为我怕艰苦要做逃兵。杨百揆说山西比内蒙更穷，牧区一天的工分值在1元左右，在罗庄只有几分钱，我不过是插队转插队。他先到县里争取办好接收我的批文，让我再考虑是否转山西。

山阴县知青办的接收批文很快下来了。考虑到自己病后元气大伤，很难在短期内适应高原冬季的严寒，我决定回内蒙办理转山西的手续。

告别草原

我回内蒙时正值深秋，只等大雪覆盖了原野，牧民们就可以从秋营盘搬到冬营盘。女知青的蒙古包孤零零地安扎在敖包山脚下，只有林可住在那里。我把转户口的申请交给公社军管组，就暂住在知青蒙古包里，等待公社消息。

又一次来到草原，想到很快就要永远离开这里，对周围的一草一木都留恋不舍。我和林可策马奔驰在草原上，享受这最后的自由奔放的生活。我们去看望王淑华，她一个人住在敖包山西边大队卫生站蒙古包里，成为脱产卫生员，包外一大堆牛粪是巴勒比姊妹捡拾送来的。时过境迁，放牧、义务卫生员、配种技术员……我的一切努力都成为过去。生命中新的一页就要开始了。

公社迟迟不批准我的转调申请，他们认为知青应该坚持上山下乡，扎根边疆。我申辩说我要去的是更穷的农村，并不是回城市，他们没有回音。

肝炎病后体质很差，我需要在年底之前回到内地。草原的一月会非常寒冷，白天蒙古包里烧火取暖，晚上炉膛里留着余火，牧民抽下烟筒，盖严包顶的毛毡，尽量让蒙古包密闭。任凭包外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和狂风的呼啸，大家蜷缩在皮被皮袍下睡到天明。早上起来，炉子上大锅里的水已经结冰，人呼出

的哈气在被头上留下一层冰霜。寒冬里我们在外面从来不戴口罩。哈气会在口罩上结冰，粘在脸上引起严重的冻伤。吐一口口水，到地上就是可以被踢开的冰球。

雪开始覆盖草原，各个浩特开始了转场，留在秋草场的蒙古包越来越少了。在无奈的等待中我病了，发起了高烧。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病过，浑身滚烫，眼球冒火，躺在地上呼吸急促，猛烈咳嗽。我试着抓住蒙古包顶的乌尼杆站起来，眼前立刻一片昏黑，一步也挪不动。

林可传话给王淑华，叫她来给我送些药。卫生站的蒙古包离我们不算远，但是王淑华始终没有出现。我曾经因为她头疼骑马几十里给她扎针灸送药。现在我病了，却等不到她。人间冷暖如此，只能让人苦笑一下。你要做强者，就必须有更多的隐忍和宽容。

大队领导知道我病重，傍晚派徐向普的大车来，要送我去公社医务所。当时外面是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，风雪交加。我发着高烧，浑身无气，躺在敞篷大车上颠簸四五十里路病情只会加重。相比之下留在包里会更安全，我决定不去公社。

牛粪烧完了，林可背起粪筐，到雪地里寻找牛粪马粪，所得甚少。林可也病了，她虽然比我体质好一点，也咳嗽发烧没有了力气。等我勉强能走路了，就拖着疲软的双腿摇摇晃晃地出去找燃料。牲畜都转移到了冬营盘，秋营盘的马牛粪便十分稀少。蒙古包里温度降得更低了，我们不得不把书本都烧了取暖。

没有药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手里有两根银针，是我们到王淑华的卫生站串门时在针堆里顺手“偷”的。我和林可互相扎针灸，没有酒精，就把针头含在嘴里用唾液“消毒”。几天后我们居然都挺了过来。

这是我在草原上最艰难最虚弱的一段时间，林可的友情和不离不弃是我对草原最后最珍贵的记忆。1994年在北京再一次见到林可时，她已经从一个瘦弱单薄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干练泼辣的领导干部，让我刮目相看。经过草原风雪的洗礼，牧区知青都变得坚韧和成熟。

可能是怕我性命不保，公社军管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调转请求。1970年12月我孤独地离开了天寒地冻的锡林格勒大草原。

听说那个冬天巴彦塔拉流感猖獗，我离开以后有六个老少牧民不幸被流感夺走了生命，可惜我不能再尽一份力帮助他们。我们巴彦塔拉的知青们像顽强的野草，度过了难关，全部生存了下来。

后记

读过圣严法师的两本书。他对生命的诠释很深邃，富有哲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，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片刻都是一张静止的图片，把所有的图片连接起来，才形成生命的过程。内蒙生活里的每一个画面，

美丽的、丑陋的、愉快的、悲伤的，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我梦中的锡盟草原定格在一望无际的碧草晴空之中，悠扬的蒙古长调在空气中飘荡，煤油灯温柔的光透过蒙古包小小的玻璃窗在夜间和星星一起闪亮。荒蛮，孤独，炽烈，又充满温情。

到过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都有强烈的草原情节。一曲蒙古小调，一个骑马的身影都会在他们心底荡起波澜。那里曾经燃烧着我们青春的火焰，留下了我们的血和汗。那里有我们的理想，有我们的奋斗，有我们的艰辛，有我们的成长，有忘却不了的牧民的亲情。它把我们从小精英教育的教条和历史的虚无中解脱出来，让我们脚踏实地，看到大自然的广阔，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和生命的真谛，成就了我们独立、坚韧性格中的一部分。

文章写完，天已大亮，进入了2019年3月的最后一天。印第安纳北部的小城昨天下午下起了大雨，转而变成鹅毛大雪。一夜纷纷扬扬的雪花陪伴着我结束了对两年半草原生活的回忆。早上雪停了，柔美的晨光给稀疏的云层罩上了淡淡的绯红。湖水早已解冻，几只大雁，三两野鸭在屋后的湖面上游弋。云缝中透出的蓝天有如内蒙的天空湛蓝湛蓝。湖后面大雪覆盖的林木挡住了我的视野。草原的雪，印第安纳的雪，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。“别家女孩儿”的草原故事在雪夜讲完了，就让我对青春的回忆，再一次尘封在这大雪之下。

梦中的锡林格勒大草原，你还好吗？

(此文谨献给我的小学班主任向贤娟老师，中学班主任李启华老师，和中学体育教研室董淑兰老师。感谢在我学生时代她们对我的教育培养，和她们至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。)

永远的知青 YONGYUAN DE ZHIQING

中国知青作家杯

征文优秀作品选

1 知青故事



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评审委员会
中國國際漢語作家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(本文收录进“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”系列丛书《永远青春》。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，版权归属作者。)

——完——